

爱乐者说

看大师的“小样儿”

■李近朱

【但这却回答了过去我们的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贝多芬会对侄子卡尔有着几近付出生命一般的深厚情愫，原来，卡尔很可能就是贝多芬的私生之子。】

前些年，读了一本有趣的书，名曰《瞧，大师的小样儿》。书中开篇写了歌德，却让我见到一个别样的德国诗圣：“贵为世界强国的精神领袖，他一生总是不断地在爱上一个新的女人，然后再不光明正大地从她身边逃开。其实，这世界上本没有什么歌德，有的只是夏露笛、伍爱丝、夏绿蒂、魏玛娜……”这位研究德国文化的资深学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人常规避且很鲜见的课题，那就是大人物往往会有鲜为人知的却又逼真不二的别样面孔。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那些我太熟知的神圣的音乐大师们。这本书写到了德国的一代音乐宗师巴赫。书中写道：“这个德国音乐跳槽王一生都在为薪水跳槽，或准备跳槽，他一生都在争取涨工资。”这几乎就完全不是我心目中为贝多芬所称道的“他不是小溪，而是大海”的音乐圣贤了。但细细思忖，这世上为生存或为生存得更好，频频跳槽和计较工资不也在情理之中吗？这何过之有？问题只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些创造了人类文化瑰宝的艺术大师太过美化、太神圣化了。那些凡人皆有的情也好，钱也好，在他们身上似乎不应存在。这就没有道理了。说一句通俗的话，大师也是人嘛！

这又让我离开这本书，想到了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当年，在银幕前我看得目瞪口呆。这完全不是我在其亲属兰

捷油画中所见到的温文尔雅的作曲家，那是一个恶作剧且又醉醺醺多动不停的顽童。但是，音符就是能够信手拈来，一批批杰作如泉如瀑喷涌而出，川流百代。无疑，这是电影人经过多番考证所塑造的一个真实的莫扎特。然而，这和我们长久以来所认知的书本上画页上的莫扎特大相径庭。以致，我曾宁愿相信那个在文字中画笔下的完美莫扎特，而不愿意看到这个小鬼当家一般的完全不一样的莫扎特。然而，冷静下来一想，这个不是想象中的莫扎特，应当就是当年真实的音乐大师。

接着，与我们心目中全不一样的大师接踵而至。如罗西尼，一个懒惰成癖的作曲家，直到歌剧将要上演的当天下午，他才从窗口将序曲的总谱一页页抛下来，让乐队捡去抄谱排练，匆匆晚间即席演奏。在我读过的罗西尼传记中，还写到他早早封笔达40年之久。这也就再次验证了这位作曲家是有多么慵懒懈怠。但是，他留下的歌剧遗产却光耀后世。而其之懒，往往也被他的优美的音乐所掩盖了。其实，惰性与灵性，才是罗西尼的真实形象。

近年来，一些不加粉饰的音乐家资料频频曝光。这才知悉，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人，舒伯特患过梅毒，贝多芬与他的弟媳有染等等。这些属于“抹黑”我们心中音乐偶像的信息，初闻犹若丧顶，细想正如贝多芬说拿破仑的话，他们也是生活在大千世间的“凡夫俗子”，只不过独有杰出的音乐才华而已。他们的个人隐私，其实就是他们真实人性真实人生中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细节。

面对人类文化历史上的这些大师乐圣，历来的画家或是作家，其下笔往往作了选择。于

是，几百年来他们的形象总是以完美甚至是高大出现于世。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的贝多芬，已经定格了近百年人们对于贝多芬的认知。只是近年，一些大胆的电影编剧和导演才“勇敢”地在银幕上演出贝多芬的床上戏。但这却回答了过去我们的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贝多芬会对侄子卡尔有着几近付出生命一般的深厚情愫，原来，卡尔很可能就是贝多芬的私生之子。这些别样细节，看似“抹黑”乐圣，其实这反倒塑造了一个有情感的真人。与罗曼·罗兰笔下那个只是叱咤时代风云之中的“音乐拿破仑”相比，应更有一些真实意味。

当然，在心理上我们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些属于“丑闻”的新信息。这些或许是近年来艺术进入市场以后追求轰动效应所致，但在信息时代不可充耳不闻的情势下，毕竟涌进了人们耳目。于是，不得不正面思索的一个正面观点就是，大师也有“小样儿”，乐圣也有人性瑕疵。中国的一个名词“瑕不掩瑜”便派上了用场，真实论也油然而至。或许，在音乐这个属于人性流露的艺术样式中，这些真实恰恰催生了音乐杰作。或许，我们还能理解或是解读的，是这个真实事实凸显了一个凡人的多元性和自然性。作为“人”，将大师乐圣大人物还原为站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凡人，这也是一种难得。

看到大师的小样儿，也认可乐圣人生华彩下的另一面，发生在音乐家群落中的这个现象，近年来波及到各个疆界。在动不动就“人肉搜索”的今日，大师隐私的暴露是必然的。当然，在所谓还原真实情况下，还要多一些大脑风暴：一句话，信息时代可能容不得你来筛选，但却会让你比往常多了许多的思考。



七律·亲情

■严加安

世上亲情生自有，人间连理是姻缘。
父慈母爱如山水，养育之恩重万千。
地久天长多尽孝，逢年过节共团圆。
平常珍惜天伦乐，莫待追思成惘然。

七绝二首

■颜基义

合葬仪式记怀

师里知君意气真，百年经世满风尘。
于今合葬惊天事，再现村中美尚人。

碑文四句有感

伉俪一双载碑文，传奇两个伴风云。
佩环殒瑾承天爱，师表后人引冠群。

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于清明节举行了郭永怀、李佩夫妇合葬仪式。

七律·长征五号升空

■余德浩

飞天报捷几多回？火箭腾空又一枚。
面壁千年磨利剑，冲霄万里伴惊雷。
长征接力初心在，广宇巡航壮志随。
圆我中华千载梦，探星登月举金杯。

浣溪沙

■杜钧

精卫补天非怨怒，衔石补海下凡尘。
先师事迹感伤深。
力倡科学兴国运，身传道义正民心。
永怀清气洗乾坤。

蝶恋花

■刘徐圣

信水西流垂柳少。
拆去浮桥，建起通乡道。
两座山城城外绕，风光无限离芳草。
瑞雪纷飞车景好。
同学村邻，常忆儿时小。
独上西楼心莫恼，淡忘自我人经老。

注：武夷山、三清山一座在南，一座在北，均距上饶不远。

到昊天塔参观

■丁志田

长天吹靛丽，滴雨聚诗缘。
唱响聊云水，歌吟享韵宽。
无为乾坤美，逐利市党繁。
瞻仰昊天塔，悟儒思道禅。
荒芜真草莽，落窠龛亭闲。
摄影离别意，他年作笑谈。

双调 水仙子·梦寄许国志先生

■白彤霞

分明昨日和新词，
一字点睛我师，轻吟慢唱传心志。
踏青云挥笔天作纸，簪黄花似醉还痴。
醒来无边月，犹记梦中诗，难了相思。

注：先生有“拍了黄花插遍头”句。

中英村诗苑

碟碟不休

【有记者曾问胡金铨：你的电影的主题是什么？胡金铨反问道：电影还需要主题吗？】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新人文电影：重寻东方古典精神”单元展映了胡金铨执导的《山中传奇》，放映的是经过4K技术修复后的192分钟的国际剪辑版。1979年电影初映时，片商为了配合放映场次，将电影肢解为115分钟，结果惨遭恶评，票房失利，而原版却在海外大受好评，并最终获得了6项金马奖。

《山中传奇》的故事很简单，是根据宋元话本《西山一窟鬼》改编的，讲的是一名书生在山中寺院抄写佛经时与一群孤魂野鬼之间发生的故事。看完电影，我旁边一位仁兄兴奋地说，电影太好看了，改天还要再来看一遍，要不然就没机会看了。听了这话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在三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中我竟然睡着了两次。胡金铨属于传统的旧派文人，能写会画，考证成癖，长于老舍研究，出版过专著。他于武侠电影有开创之功，至今在徐克、周星驰、李安、侯孝贤等人电影中依然能感受他的影响，但现在再来看他的电影，明显感觉到他的电影手法过时了。用导演贾樟柯的话来说，刚开始看他的电影根本看不下去，因为它的语言是20世纪70年代的，但慢慢进去以后会觉得，它在美学上非常完美，整体氛围的把握和动作的节制令人钦佩。看来我的道行修行得还不够。

电影放映结束后还举办了一场主题活动，由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林文淇先生介绍了修复《山中传奇》的情况。林先生说，《山中传奇》由影片的主演徐枫女士捐资修复，2017年是胡金铨导演去世20周年，也是他85岁的冥寿，能在今年北京电影节上展映修复版的《山中传奇》也是对他的纪念。林先生讲了一些影片拍摄时的趣闻，也谈到一些不喜欢胡金铨的个人看法，他们觉得他的电影不是在走路就是放烟雾。有记者曾问胡金铨：你的电影的主题是什么？胡金铨反问道：电影还需要主题吗？《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01部电影》在评价胡金铨时说，他把武侠小说的内容丰富、情节复杂的特点成功纳入到他的武侠电影中，融合了京剧中的特技和华丽场面，以及佛教禅宗的基本理念。胡金铨明白，电影需要通过感官来体验，他让银幕画面始终充满了缤纷的色彩，让画面变动不居。

香港作家董桥与胡金铨私交颇深，在他的散文中多次写过他们的交往。20世纪70年代胡金

千里涂鸦

“理毛”，重返花果山

■郑千里

【李保国团队前几年的研究，发现了川金丝猴非常有趣的一面——除了相互间的亲昵，也会以为对方理毛梳毛的频率等作为“等价”交换的流通“货币”。】

“六小龄童在《西游记》中所扮演的孙悟空，应该是以金丝猴而不是猕猴为原型的。”王程亮对我说，“六小龄童扮演的美猴王，确实只有金丝猴金黄色的发毛可以与之媲美。”

初夏我从西安驱车约两半小时，经周至县来到秦岭南麓，进入佛坪县境内的大坪峪。这里有一个川金丝猴的研究基地，由陕西省动物研究所教授李保国在2009年建立，王程亮是其培养的在读博士生。

秦岭幽静安谧的怀抱中，生活着一群约4500只左右的野生川金丝猴，李保国对此已孜孜研究了近30年。

监测人员给大坪峪的野生金丝猴投食，在一片嶙峋的山坡上，我看到了十余只活蹦乱跳下山的金丝猴，它们在吃饱后荡树攀枝的娱乐活动，正像吴承恩笔下所写的那样，“扯葛藤，编草蓐；捉虱子，咬又掐；理毛衣，剔指甲”，“青松林下任他顽，绿水涧边随洗濯”。

“但‘美猴王’的行为却酷肖猕猴。老百姓通常看到的是种群比较多的猕猴。相对金丝猴而言，猕猴比较容易驯养繁殖，生理上也与人类较接近。”看到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近前的金丝猴，王程亮继续介绍。

王程亮早年在深山里寻找金丝猴，并非那么的诗意和浪漫。有一次他在深山里已连续转悠了好几天，直到深夜11点钟才听到对讲机里向导的呼叫，说是发现了金丝猴的一些痕迹，王程亮激动之际猛地一抬头，眼镜忽然掉在地上摔碎了镜片。

在空寂的深山里独自一人探路，王程亮感到非常无助，拿着残缺的单镜片眼镜寻找方向，沿着河流或山谷战战兢兢地往下看，平时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居然走了五六个小时。

川金丝猴属于疣猴亚科，仰鼻猴属，栖息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区，是地球上现存分布在最靠北半球北端的叶猴类，为我国特有的濒危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李保国的另一位博士生赵海涛，研究课题便是金丝猴的社会行为与认知，“譬如雌性金丝猴如何知道自己怀孕？雄性金丝猴如何知道自己交配的雌性金丝猴已经怀孕？”赵海涛介绍。

赵海涛通过与川金丝猴的友好接触，取得川金丝猴的基本信任，会拿同样比例的金丝猴照片给金丝猴看，“通过观察照片上同类表情，包括友好和不好表情的照片，川金丝猴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看到表情友好的照片，川金丝猴就会缓慢拿过照片，甚至会有理毛的动作——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

“如果在照片上看到威胁和凶恶的面孔，金丝猴就会立即夺过照片，甚至用牙齿使劲地撕咬

准备撰写《老舍传》期间去英国逗留过几天，旅居伦敦的董桥陪他去图书馆看书找资料，白天用功，晚上到傅聪家聊天。董桥说，胡金铨知识广泛、兴趣广博，看书过目不忘，称他是满身散发着中国乡土气息的读书人，他的镜头下的人性不是经过西方文明洗礼后的人性，他标举的是东方传统的侠义精神，“在他的电影语言的阐释下，萧萧风过之处，摇曳的芦苇丛中，依稀拂不掉千年的民族孤寂”。

今年电影节展映的另一部4K技术修复的经典影片是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在1963年拍摄的《豹》。2016年是维斯康蒂诞辰110周年，《豹》的修复版曾在当年的上海电影节上展映，引起广泛关注，也吊足了我的胃口。《豹》被称为“一部上乘的意大利史诗壁画”，但是电影的故事却很简单，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浩气盖山河”（这是电影的另一个译名），讲的是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民主革命期间萨利纳亲王一家逃亡的故事，反映了历史巨变时期贵族社会和家庭的没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维斯康蒂竟然铺陈成一部三个多小时的鸿篇巨制，仅影片结尾的舞会场面就持续了50分钟。

维斯康蒂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成长于一个富裕家庭，本身是个贵族，拍电影是业余消遣，也会用个人的财富为电影投资，这才使他在拍摄《豹》时不惜血本。维斯康蒂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关心社会底层，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这导致他像《豹》中的萨利纳亲王一样，面对时代变迁，充满了矛盾情绪。萨利纳亲王曾说：“如果想一切保持不变，一切都必须改变。”他已经认识到贵族让位于民主已无法避免，但是他又会说：“我们是豹子，是狮子，取代我们终将豺狼和土狗”。这就是片名《豹》的由来。维斯康蒂用豪华的布景、奢侈的服饰、华丽的表演和荡气回肠的音乐反衬出萨利纳亲王内心的孤寂和无奈。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评价《豹》时说，历史仿佛成了一出巨大的舞台戏，维斯康蒂用迟缓的横摇加变焦的摄影风格，引导观众缓缓掠过它的细节。

照片。从这样的研究实验中，我们也能够得出判定，金丝猴具有最起码的识别善恶的认知能力。”

金丝猴之间最为常见的相互理毛梳毛，是一种表达亲昵与讨好、安抚与爱意的典型动作。

李保国团队前几年的研究，发现了川金丝猴非常有趣的一面——除了相互间的亲昵，也会以为对方理毛梳毛的频率等作为“等价”交换的流通“货币”。

金丝猴社会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单元，每个家庭单元内由一只成年雄性，若干具有繁殖能力的雌性后宫以及它们的后代组成；多个家庭单元和全雄群组成一个大的猴群。家庭单元内的金丝猴在休息、取食和移动时，都会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并与其他家庭单元保持一定距离。

在金丝猴每个家庭单元中，众多雌性个体之间竞争激烈，面对家庭单元内唯一的“家长”雄性主人，“后宫”们与雄性主人之间的配合相当默契，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与秩序，它们采取为对方理毛的行为作为重要的策略，以期获得合作伙伴和所需要的资源，譬如交配机会、食物摄取等。

理毛本身具有清洁卫生的功能，还有类似人类按摩时疏通经络的舒爽感，金丝猴通常会用理毛“交换”理毛，特别是给对方无法自我理毛的部位进行理毛。

当一只猴子增大自己感情“投资”的份额，即增加给对方理毛的时间，那么与它“交易”的对方就会“投桃报李”，相应增加自己回报的理毛时间。

灵长类动物中的幼仔活泼可爱，对没有新生幼仔的雌性个体具有无以伦比的魅力。想当母亲的自然天性，使得雌性个体都想拥抱或是亲吻幼仔，金丝猴也不例外。

成年母金丝猴每隔一年生育一次，一次通常只有一胎，因此新生的婴猴在群落中就更加显得珍稀。充满母爱的母亲会将婴猴一直紧抱在自己怀中，想拥抱婴猴的其他猴群们只能有所付出，才能得到它想要的拥抱权利。于是这些“阿姨”们便会争先恐后，心甘情愿地讨好婴猴的母亲，亲昵地为婴猴的母亲理毛。

有时家庭内的好几只雌猴不约而同，会同时给婴猴的母亲理毛，婴猴的母亲则悠然自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种独尊。为婴猴的母亲理毛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母亲就会胜出，最终获得与婴猴亲密接触的机会。

李保国教授说过：通过研究像金丝猴，研究这一灵长类动物交换资源与服务，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经济行为在演化轨迹。

入夜我住在大坪峪金丝猴研究基地，真切感受到小说《西游记》里所描写的“月明清露冷，八极迥无尘。深树幽禽宿，源头水溜分。飞萤光散影，过雁字排云。正直三更候，应该访道真。”

我不禁浮想联翩：金丝猴懂得用“理毛”的实际行动，充分表达自己对他类亲昵和爱意，我们人类呢？我们不仅要像金丝猴学会“理毛”，可能还要考虑远离城市环境污染，重塑花果山水帘洞，重返花果山水帘洞吧？

小红庙随笔

旅行散文

■潘小松

【到此一游的人感觉到的惊喜和沮丧都不是真正的土著的生活。这还不是后现代理论讲的“他者”的视角？】

旅行散文就是从前的游记。游记已经成为遥远的文字，旅行散文也跟散文这个文类一样即将成为文学考古词汇。

我们这代人是读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长大的。散文曾经是我们旅游乌托邦的饕餮盛宴，是梦里的疆域文字向导。

如今，交通便捷使旅游者想象力瘫痪；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也让人到此一游即成过眼云烟，不及体会品味名胜的妙处，也来不及弄清古迹的由来。天地悠悠，芳草萋萋，独与游者的心情无关。旅游者目迷五色而无从思接千里，身陷舟车而不能发思古的幽情。游记文字因此泯灭。

时或有有趣的人，时或有美味的食品，弥补缺憾的也唯有这些了。间或在夏初往南国，在开平的碉楼村看见菠萝蜜的果实挂在树干，要么是榴莲果，则有惊喜。碉楼四野是青绿的田，偶尔看见当地人称为“走地鸡”的母鸡，益加惊喜。

新会梁启超故居背山临水，山上有塔；据说塔四周是陈皮的故乡。当地人收获橘子，扔掉果实，蓄皮积年，得陈皮陈皮。市场上此物的价格狠辣，类大红袍茶之分等级出售。

江门是侨乡，当地的博物馆和大学研究所遂与侨的题材密切相关。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看见很多旧期刊。这是在各种期刊著录里也未必见的东西。有大量的手札及买卖凭条。这里倒是收藏家的乐土呢。

江门人会弄一大锅稀饭当锅底，粥滚开后，拿活的虾和螃蟹当调味料，味道鲜美无比。可惜我牙口不好，不能欣赏老鸡的妙处。

南国的雨水来去匆匆，连用雨披的机会都不多。满眼的绿是北方人艳羡的，还有日夜的水气。旅行的散文并不能捕捉精确的信息，正如语文不能精确地表达情感一样。到此一游的人感觉到的惊喜和沮丧都不是真正的土著的生活。这还不是后现代理论讲的“他者”的视角？

从前旅行怕路上落窠，会带一本书。如今，满眼望去都比书里热闹丰富。这是我们写书人的无奈，也是穷途末路。我努力地去写稿，其实并不是为了挣扎，而是想保留一份记录。一两年后能够留下蛛丝马迹的，也就是这些随想随笔了，假如你不把电子数码的相片印成纸上的相片的话。

我在车里与老朋友谈语文，以为语文的中庸之道被破坏，影响了阅读的味道和视觉。目前在茶叶摊看见一块茶饼，包装上赫然写着“忙肺山”。我觉得这就是好的语文的感觉。地方的名和店家的招牌，要顺着这个感觉去构想。如今信息泛滥，拯救文章的只有语文一道了。仔细想一下，为什么这些山野的房屋如诗如画，其实就是因为有雨水和岁月积淀的斑驳。语文何尝不如此。塑封感的潮泥说法缺少音韵的美和粽子的朴实；缺少新会梁家小河水里荷花的野趣和蓝莲花的汪洋恣肆。不讲究的语文其实就如玻璃柜偶现的假古董；任你包装掩饰，仍然假品本色。语文的真与食材的真一样被人珍视。广东板鸭的可口多半因为食材真实可靠。

我努力记录每里的几次行程，一来是为了不让砚池荒废，二来是保留一些行踪。小人物在世上的泥爪痕迹一样是痕迹，是大数据的一部分，并且是被忽略的那部分。

从前的游记能从日出写至日落，我的笔触心粗，就写这些感觉吧。